

編號：0000536

04313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1937—1945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文件)

1937—1945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1987年5月

编 辑：许振詠、周海英

审 稿：林忠佳

校 对：周海英、黄燕、许振詠、林忠佳

编出时间：1987年5月

印刷时间：1987年9月

印刷单位：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

印 数：2000份

广东省内部刊物登记证第015号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藏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甲种本第43册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所保存的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1938——1945）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特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黄会聪给陈云、罗迈、颖超并转中央的报告 ——闽粤边区特委建立和坚持领导游击战 争、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 (1937年4月20日)	(1)
中共潮汕工委的工作报告 ——半年来潮汕工委宣传工作的检讨 (1937年7月30日)	(43)
山关于普宁潮安等地党的组织工作报告 (1937年9月26日)	(55)
潮汕工作报告 ——潮汕军政当局对救亡运动和群众对抗 日的态度，各地救亡工作和党的工作情况 (1937年)	(59)
中共韩委潮汕分委工作报告(第一号) ——根据中央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决议， 对于潮汕党的一般检查 (1938年2月17日)	(77)
方方在闽西南特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决议的情况 (1938年6月)	(83)
平：潮汕青年的当前急务 (1938年7月5日)	(105)
稚华：战斗的动员起来！ (1938年7月19日)	(113)

中共潮梅特委致中国国民党潮梅各县市党部信	
(1938年7月15日)	(121)
稚华：从目前战局说到闽粤边军事上应有之部署	
(1938年8月20日)	(133)
中共闽西南潮梅委员会对时局宣言	
(1938年11月)	(139)
闽粤边青运工作大纲	
(1939年1月20日)	(147)
中共闽西南潮梅委员会致闽粤边国民党各党部电	
(1939年1月20日)	(151)
中共闽西南潮梅委员会致闽粤边区亲政当局电	
(1939年1月20日)	(153)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致闽粤边各抗日党派各民 众武装电	
(1939年1月)	(155)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第五次执委会决议	
(1939年1月25日)	(159)
为实现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全部决议而奋斗 ——方方在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第五次扩大 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和政治结论	
(1939年1月)	(161)
在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第五次执委会议的决议精 神下来完成本刊当前的任务	
(1939年2月1日)	(223)
中共潮汕中心县工委给特委的工作报告 ——汕潮党的中心任务及工作的优缺点	
(1939年3月)	(227)

中共闽西南特委给南方局的报告(第五号)	
——闽西南的形势和特委的工作概况	
(1939年5月20日)	(235)
中共闽西南特委报告(第八号)	
——潮梅形势和党的工作情况	
(1939年9月1日)	(271)
中共闽西南特委报告	
——二年来工作概况、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	
(1939年12月16日)	(313)
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的报告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1940年1月1日)	(339)
中共闽西南特委给南方局青委的报告	
——关于青委扩大会议情况	
(1940年4月25日)	(365)
杜海人关于潮汕青年运动概况的报告	
(1940年)	(381)
张鼎丞关于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总结	
——党的历史和党的组织、统战、民运工作概况	
(1940年)	(397)
闽粤边土匪工作报告提纲	
——土匪的力量状况以及国共两党对土匪不同的政策	
(1940年)	(431)
谢仰南关于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工作报告	
——社会状况和组织、群众、统战工作情况	
(1941年1月7日)	(451)

中共潮梅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巩固组织问题

(1941年12月1日) (521)

潮汕的一般情况

——敌占区的扩大、敌伪动态和国民党情况

(1943年) (533)

闽粤赣边的政治经济情况

(1944年) (541)

中共闽粤边区委给各地工委的指示

——关于切实领导群众开展反饥饿斗争问题

(1945年11月8日) (571)

潮汕敌伪情况与地理形势

(1945年) (577)

黄会聪给陈云、罗迈、颖超并转中央的报告

——闽粤边区特委建立和坚持领导游击战争、
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

(1937年4月20日)①

陈云、罗迈、颖超诸同志并转中央：

失掉了二年余中央领导的闽粤边区特委②，在去年七、八月间曾接到署名“中共南方政治联络处”的派一人，带一信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各种决议一册，到闽粤边区的游击区转上给特委，要特委立即派人与来人到香港同他们讨论闽粤边区的工作。特委接到这信及那本国际决议后，曾做一次研究，认为中央派人到香港组织“南方政治联络处”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为慎重起计，在没有可靠的同志为介绍与证明以前，特委是不能依照他们的派人去与他们讨论工作的。因之，特委仅将一些不妨碍秘密工作的情形告诉他们，并转给特委所出版的《战斗》、《工农报》等交给他们，及要求他们派人到我们的游击区中讨论

①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关于闽粤边党的组织名称，文件中提法不一，如“闽粤边区特委”、“闽粤边区省委”、“闽粤边区委员会”、“闽西南特委”、“闽西南潮梅特委”、“潮梅特委”，均按原文刊印。

工作，与经常的将中共中央所出版的刊物文件转给我们。但他们自接我们之信及文件后，约有一月余，并没有再派人带信到我处，因之，我们则对他们认为不十分可靠。过后不久，特委书记黄会聪同志又接得他的同乡黄会斋原从沪寄来的信，说他有把握的找到中央，并说中央也非常迫切的需要我们派人到沪讨论闽粤边区的工作（黄会斋在一九三二年中央派他到莫斯科训练，一九三五〔年〕才从莫斯科回沪，他的来历与背景不但黄会聪同志了解，就是特委中其他各同志也是知道的，所以对他认为可靠与信任）。同时，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会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总会负责人刘△△有关系。我们因为有了这些的线索而认为是有把握的找到中央的机会，所以在去年十月中，特委特派我（黄会聪）来沪，从以上的二个关系来找寻中央。我到沪后约十余天才找到我的同乡黄会斋，并问他是否有把握的代我们找到中共中央，他的回答是：

“他代表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来与我接洽，并说上海中央局目前并没有与西北中央联系，而是暂时由在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王明同志领导。”我听了他的报告，认为是可靠的，便将在闽粤边区特委二年余来的工作情形及组织状况，除做口头的向他大概的报告之外，并写了万余字的详细报告信，并将“交通”所带来的二年余来一切文件、刊物、报纸、宣言都交给他。这些文件、刊物，与我所写给他的报告信，据他说已经送去国际王明处了。自从他接到我的报告信及一切文件后，约有月余，经过我的几次催促，他们才以上海中央局的名义写给闽粤边区特委一封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则上的指示信（这一指示信与最近

中央所提出的策略是不同了)，其余一切文件都没有。仅在西安事变时，他们以上海中央局的名义发了一张宣言（这宣言的大意：第一是说明民族的危机，第二说明南京政府投降出卖与加入日德防共的阵线，第三是说明反日浪潮的高涨，第四是指出卖国贼汉奸是必然被反日浪潮所消灭，其例子是如杨永泰之被刺，蒋介石之被张、杨部队之扣留等；同时宣言中的词句有说“张、杨部队已经转变投到苏维埃红军及抗日联合战线方面了”。最后一段是简单的说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应当一致起来，跟着张、杨部队的后尘而前进。我看了这宣言之后，随即向黄会斋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这宣言有几点不对的地方，如南京政府已经加入日德防共阵线不是事实，认〔为〕杨永泰之被刺是出于抗日救国者主张这是更不对，西安事变不过是张学良等表示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的一种行动，而并不是转变与投到苏维埃红军中去的，这样的说法无疑的是会使南京政府中之亲日派藉口而向西安进攻等等。我提出了这些意见，他们当时即责备我不应当这样指摘领导机关的文件，认为我这样的表示是不尊重上峰的文件，而在组织纪律上是不允许的。他们对我这样的答复，我当然是不满意，所以他们将这宣言交给“交通”带去特委时，我曾通知特委不得将这宣言翻印。特委接我通知后是没有翻印的）。至于帮助特委解决一切困难的问题，如派军事政治干部等等，他们的答复是候等上峰的解决，要我到杭州医院养病与候等国际王明的来信（我与我妻郑静其同志及“交通”来沪时所用的经济都是由他处供给）。可是我候等三、四个月，尚未见国际王明同志方面的回答。同时，我

在《救国时报》上见了史平同志“关于革命形势新的开展与奸细的活动”一文，才知道上海没有中央局的组织，而随即向我同乡黄会斋同志提出质问，他才坦白的告诉我。他所以用上海中央局的名义与我关系，是因为要使下级党部对他的信任才敢与他关系。同时事实上，在一九三五年前上海临时中央局因为奸细混进，宣布解散后，王明同志才派他与二位同志回沪；并责成他们重新组织中央局。到了一九三六年前，那二位同志又被捕，而仅存他一人。自从这二人被捕后，他虽然与国际王明同志关系的人有关系，并每月发给他经费，可是并没有给他任何文件与指令。到最近一月前，与他关系的外围人又与他断绝了关系，以后能否恢复关系尚未知道。我听他这样的声明后，才知道要继续的依靠黄会斋同志来代我们找寻中共中央是不可能了，因之，为着要完成我这次所来的任务，而使闽粤边区特委迅速的获得中共中央的领导，便决定从在“全教会”工作的刘△△这一线索来找寻中共中央。我这一意见黄会斋同志是同意的，并给我俩二百元为来北平的经费（闽粤边区特委在二个月以前曾再派“交通”带来最近所出版的文件及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信，及带一千大洋交给黄会斋处的中央局。我来平（北平）时曾再三的交代他保存的这次“交通”所带来的文件与报告信，以便我找到中共中央的连系时，才派人去沪向他拿回这些文件与报告信）。

至于我与刘△△的关系，是我到沪时曾用“闽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来与他连系。这人我过去是没有认识的，不过，我在闽南时，听得平和小溪“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说，他曾代表全教会到小溪与他们关系，并将他在

沪的通讯处告诉我，所以我到沪后，因为有十余天还找不到我的同乡黄会斋，便焦急起来，而先写一信到刘△△的通讯处，叫他来会我。可是，刘△△过去是不认识我及我来时没有叫“抗日救国会”写介绍信，所以他们当时并没有来会我。到了刘△△写信到小溪救国会负责人查问，而得小溪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证明的回信后，约有月余，刘△△写信通知我去会他，从此，我才与刘△△开始认识。自我与刘△△认识后，便经常的相会讨论闽南抗日救国工作与讨论政治的问题。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的分析，我与他的意见可说是一致的，其它的政治问题与工作意见也是一致，所以我与他很接近与坦白，而有时谈到苏维埃红军的问题，他则说他们与西北苏维埃红军是有经常关系的。同时，他在沪时曾给我巴黎所出版的“救国时报”及毛泽东同志给章乃器写的信等文件交我看，及再介绍在全教会工作二位同志给我（这二位同志，现在一位已到福建之莆田游击区工作，一位则到厦门参加救国会工作）。当他将要北上时，曾对我说，他与我谈话的过程中，看出我是CP，并知道这次来沪的任务是要找上级的领导机关，对这问题他能设法替我帮忙。并说他到北平后，能设法介绍二、三位军事干部到我处抗日义勇军中工作。我听了他这样的表示，认为从他这线索或许是有把握的找到中共中央的。同时，刘△△回北平后十余天，曾给我数封的急信，说此方朋友很迫切需要我来平，并说如果来平，不仅对我的病有益，而且毫无疑义的能解决我处的“生意”问题。我接了他这信后，更能证明他能有保证的替我找到中共中央，问题的中心就是要我从各方面观察他

是否可靠。后来，经过我从各方面的考虑与调查，对刘△△这人认为是可靠的。因之，我知道黄会斋同志已与国际之王明同志断绝关系的消息后，马上就从杭州去沪，随即起程来北平。到北平后约有一礼拜，经刘△△的介绍，才获得北平党派人来与我接洽，但他们的意见是由他们派人带我到陕北直接与中央解决闽粤边区的问题，可是我病已经非常严重，不能同他们一块去，所以才再决定我写报告信交给他们代转给中央，而暂时在平候等中央的答复，因之，我才抱病起笔写这报告交给你们。因为已经断绝了二年余的关系，为着要使你容易的研究与调查，所以先将我这次来找寻中央的动机与找寻中央的经过报告你们。至于闽粤边区二年来的工作情形与目前的组织状况报告如下。

一、闽粤边区特委成立的经过与目前所管辖的地域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中共五中全会闭会后，中央为要粉碎敌人东方战线的进攻，认为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须要猛烈的开展游击战争，因之，决定将厦门中心市委所领导下的漳州中心县委与福建省委所领导下的饶和埔县委，及东江特委所领导下的潮澄饶县委合并起来组织特委，直接归中央领导，并指定代表厦门市委参加五中全会与二苏大会的黄会聪同志为特委书记。黄会聪同志自回厦传达中央的指示后，便于当年四月间到漳州中心县委游击区，开始进行组织特委。到八月间则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特委委员，并定名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及讨论五中全会决议与定出特委今后的工作方针。自从这会议后，特

委便与中央苏区交通断绝关系。至于上海方面也因为厦门市委的破坏而无法恢复起关系。不久，中央主力红军则退出江西向西北发展，因之，以致二年余与中央断绝关系而未得中央的指示与帮助，这对工作上当然是很大的损失。

至于闽粤边区特委目前所管辖的游击区域，是在漳州之漳浦、平和、南靖、龙溪、海澄、云霄、诏安及广东之饶平等县边境。其地势则多属高山峻岭，如漳浦之梁山，诏安之乌山，都是我们游击区的根据地。并且这几县的游击区已经打成一片，周围横长约有五、六百里，北可到漳州城之郊外，南可到广东饶平之浮山、黄岗一带，东可到漳浦、云霄、诏安之海边，西可到平和之小溪、大溪一带。最近我们又获得与闽西南红军联络，并且闽西南的游击区与闽粤边区的游击区也已经打成一片。从此，闽西南与闽粤边区之红军，不仅在行动上更加自由与互相呼应，而且能够在广大的领域上与人烟稠密的地方组织广大民众，与联合一切的抗日力量实现全民族的一致抗日。

二、二年余来敌人到漳州一带苏区与游击区的 进攻情形及我们反对敌人进攻的经过

自从靖和浦县委（就是过去的漳州中心县委）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在南靖、平和、漳浦三县边境实行分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敌人就经常以一师的主力军，配合当地的豪绅地主武装，继续不断的向靖和浦苏区进攻。尤其是自从中央主力红军向西北发展后，敌人更实行大举“围剿”，到处建筑炮垒与组织严密的经济封锁线及施行惨

无人道的烧杀政策。敌军所到之处，所有的房屋与山林尽行烧毁，农民所有的米谷、工具、衣服等东西，则大举抢劫与烧毁，所捕到的革命民众，初则一律格杀，后则实行所谓“剿抚兼施”的威吓与欺骗政策，强迫民众组织保甲与民团。并实行移民政策，将苏区中所有的民众都驱逐到白区去，同时将附近苏区、游击区的小村农民同样的移到他们统治比较坚强的大村去，并在乡村的周围围篱打栅。敌人这一政策，明显的是要企图饿死我们，围困我们，使我们党与红军同民众隔绝，进而集中力量一下子来消灭我们。为着粉碎敌人这一阴谋，我们便将大部的红军与游击队，在〔到〕敌人的封锁线外，时刻的掌握着主动的地位，向着敌人的弱点处进攻。特别的注意领导白区民众的斗争，与用各种各样的名义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党组织了许多的工作团，派到敌人占领的区域与白区，尤其是大的乡村中进行工作，并转变我们组织群众的方法与领导民众的形式，如尽量的利用各种各样的名义来组织民众，与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时，我们估计到某些地方有被敌人占领，某些地方民众有被强迫移出〔到〕白区去时，我们事先则派好干部与同志，准备在敌人占领后的区域继续的进行工作。与苏区民众被迫移出〔到〕白区去时，准备着同志与干部继续在群众中进行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如要房住，要求米食，要求田做等），而使党不致因敌人采取这一政策而与群众断绝关系，而且要使敌人这一移民政策、烧杀政策行不通，而使民众对敌人更加仇恨，更容易的接近我们。所以这二年余来，我们反对敌人的进攻是获得伟大的胜利，

我们不但粉碎了敌人十余次的大举“围剿”，消灭了敌人部队有一团之众，攻破敌人炮垒、土楼约有百余个，缴得敌人的步枪约有千余杆，水机关二架，自动机关枪二挺，手提机关枪数杆，子弹不胜数（如保安团有马鸿兴、陈琨、沈东海、张河山等部，中央军则有八十师、七十五师等部队均有被我们消灭、俘虏与缴械）。至于漳州各县的豪绅地主的武装力量，更被我们大大的削弱，如诏安、云霄二县城，去年九、十月间均被我红军攻入（只一天就退出）。而且在诏安、云霄、平和三县边境之乌山一带，从新创造了一大片的游击区域，并在漳浦、云霄边境之梁山周围重新创造起一个极好的游击根据地，及恢复了靖和浦过去所被敌人占领的游击区域，并且已将所有的游击区域都打成一片。同时已争得与闽西南红军的联络，据最近特委来的报告，则已经打成一片了。至于游击区中的民众，则完全的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虽然有许多的区域，我们为着要避免敌人的摧残，在表面上是叫“壮丁队”（壮丁队是敌人强迫组织的），实则是我们领导的武装与组织。现在我们正利用敌人强迫农民组织“壮丁队”这名义，来广泛的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使之为我们领导下的群众抗日武装。正因为如此，才使敌人不能将我们的党与红军同民众隔绝，更不能控制我们红军活动的自由。至于靖和浦苏区之小山城、龙岭、车本、赤水、山坪顶、后寮、横石、邦寮、三坪、山前、上峰、白云等乡村的房屋虽然均被敌人烧毁，群众大部分的被驱逐出〔到〕白区去，但敌人不能在以上的乡村驻防与建筑起炮垒常驻（因地势险要与高山峻岭，运输不易，豪绅地主